

# 追憶願上將墨公

馬樹禮

——記一位對我有知遇之恩的同鄉長者（本文插圖刊39、40頁）

## 以誠待人同僚信任

願上將墨公於七十六年一月十七日凌晨四時二十分與世長辭，噩耗驚傳，凡是通曉近代中國國民革命歷史的人，對這一代將星的殞落，莫不寄予無限的哀悼！我與墨公，誼屬江蘇漣水同鄉。由於家鄉相距百里，而且我的年齡與墨公相差近二十歲，所以早年與墨公並沒有相識的機緣。不過我在剛進中學的時候，即已聞知有這樣一位同鄉先進，在廣州追隨總裁蔣公創辦黃埔軍校，那時就對墨公油然而起了一股說不出的孺慕之情。漣水，是蘇北一個偏僻的縣份，地瘠民貧，教育落後，那時很少有人在外擔任公職，而墨公却已在廣州革命陣營裏，嶄露頭角，家鄉的人對墨公這份崇敬的心理，是可想而知的。所以當時我們漣水中等學校畢業的學生，很多受到墨公感召，毅然南下投身黃埔，參加革命行列。在黃埔一、二、三、四期同學中，我們這個偏僻小縣的青年，竟佔了相當的比數，並能在北伐、剿共與抗戰期間，獻身國軍陣營，為黨為國，善盡其革命軍人的偉大任務，這可說皆是拜墨公之所賜。

北伐軍興，墨公統率革命部隊，隨何敬公由東路進攻南京。及至南京底定後，墨公以第三師師長駐守蘇滬一帶，當時墨公的聲譽，在我們的家鄉，已經是家喻戶曉，童叟欽遲。十六年，龍

潭戰起，孫傳芳集結主力，渡江突擊，京畿震動，這時我每天在日報上看到第三師渡江追擊孫軍的消息，尤其看到墨公因功晉升第九軍軍長的報導，使我對墨公更增景仰之忱！

後來，我去日本和菲律賓讀書，墨公已任江蘇省政府主席。再以後，我在東南亞辦報，每天在編輯部裏，親自處理這樣一位鄉長在國內一言一行，一舉一動的新聞，更帶給我一份無比的光榮。只是由於我在這段讀書、工作的期間，經常在國外，始終無緣與墨公相識。

抗戰爆發，我在菲律賓，主持一家僑報的編務，從國內外電訊中，獲知墨公當時，身兼重慶、西安兩處行營的主任，同時又兼貴州省主席，而在淞滬戰事發生後，更奉命擔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，並兼江蘇省政府主席，輔弼委員長蔣公（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），負責指揮淞滬一帶的戰事。在我當年的印象裏，墨公以一身兼負東南、西南和西北的軍政重責，尤其是在抗日戰爭之前，西南還是地方軍人控據的局面，可說是因為墨公的一向以誠待人，深獲同僚的信任，所以才不費一兵一卒，把西南的各路人馬，統一在國軍之下，使西南各省，成了我們抗戰的大後方，奠定了我們長期抗戰的基礎。這些報導，這些事實，真令我這樣一個旅外的漣水青年，感到驕傲，感到光榮。

## 儒雅慈祥溫和親切

二十七年四月，菲律賓外文各大報記者，組成一個戰地訪問團，訪問我國前線，要僑報也派一位記者參加，並擔任副團長，兼負嚮導傳譯。我就被推選擔任了這一任務，隨他們返回了抗戰中的祖國。兩個月以後，我本該仍隨他們回到菲律賓去，但却因為在國內訪問期間，眼看日本軍閥的暴行，激於愛國的一腔熱情，乃在那時的臨時首都武漢，向政府請纓報國，並希望分發前線工作。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一、二廳的安排下，我便被派到東南前線第三戰區政治部服務。

當時，墨公已擔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，政治部主任是谷正綱先生。我到任不久，就奉谷先生的命令，創辦了「前線日報」。同鄉衡故監察委員政五先生，時任戰區長官部機要課長，我於報紙出版不久之後，便在他的引介下，第一次拜見了這位為我仰慕已久的鄉長墨公。當時，墨公給我的印象，與我想像中的一位方面元帥，竟然完全不同。儘管他的容貌，仍然隱藏著一股軍人的威嚴，但他的言詞，他的儀態，在在都令人有一種說不出的儒雅、慈祥、溫和與親切之感，使我的心中，更增添了一份對墨公的崇敬！

其後，亘抗戰七年期間，我一直供職於第三戰區政治部，並兼辦前線日報和戰地出版事業。

墨公雖是一位職業軍人，但對國內政治和國際情勢的關心與了解，却非一般人之所能比擬。尤其是對報社裏執筆同仁，備加重視和禮遇，使我們得到莫大的鼓勵。當我擔任報社總編輯的期間，每夜十一時前，我必須把已取得的國內外電訊，先作一個摘要和一番分析，因為十一時左右，墨公一定會來電話，問個詳盡。他之關心國事世事的程度，由此可以想見一斑。墨公爲了儘快瞭解世局的發展，還把當時他所具有的，而且也可以說是戰區裏唯一的一具高性能短波收音機，交給了我，我們報社裏精通英語日語的同仁，經常守在那具收音機旁，直接收聽盟邦和敵人的廣播，隨時向他報告，珍珠港事件的爆發，就是我們最先從這具收音機裏收到，而向他提出報告的。

### 諄諄教誨畢生規範

墨公不與人爭，謙沖爲懷的美德，對我個人數十年來的爲人處事，影響最大。記得在抗戰的第三週年，報社出版了一鉅冊「七七」紀念特刊，其中前一部份，均爲我國黨政軍首長的紀念專文，我將墨公的文章排在第五順位，墨公看後，特別找我去談，告以應該把某人某人的文章排在他的前面，並且告我做人應該謙虛的一番道理，這不僅使我衷心感佩，而且也一直作了我的做人規範。

抗戰勝利，前線日報由江西鉛山遷至上海出版，墨公先後任徐州綏靖公署主任、陸軍總司令，再兼鄭州綏靖公署主任，大部份的時間，都在前方指揮作戰，而我則常駐上海，以致在這段期

間，較少再與墨公晤見，親聆墨公的教益。

三十八年共軍渡江南犯，首都南移廣州，那時墨公擔任參謀總長，坐鎮羊城，執行總裁蔣公的戡亂決策，使得李宗仁想以他「代總統」身份，組織投降內閣的陰謀終未得逞，那時我在廣州參加立法院會議，所以對於這一段的史實，知之最詳。中華民國命脈之得以永存，墨公之功，亦不可沒。

墨公一生，統率部隊，南北征戰，軍書旁午，固無暇出國，即在來臺之後，亦未出國門一步。只有六十八年，當我擔任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期間，才偕同夫人及三位女公子到日本去，作了一次短期的旅遊。這次旅遊，只是一次單純的、家庭的私人旅行。墨公會再三囑咐我，不要安排與任何日本政要或華僑見面，不接受任何招待，這又是與他人完全不同的地方。不過，墨公在旅遊期間，對日本歷史文物，則特別用心，譬如：對於日本的古城名剎，以及下關的春帆樓（李鴻章與日本簽訂下關和約的地方），廣島的原子彈爆炸等歷史性場所遺跡，每到一處，無不細心觀察，深入瞭解。在福岡，對元兵登陸日本，兩次遭遇颱風未能成功的遺址，雖然只是一片平平的海灘，墨公却留連不去，並觀察地形，探求當年元軍失利的原由，十分表現出了他的軍人本色。

墨公爲人，固以謙和著稱，但是我於某一戰役後的軍事會議中，親見他在作結論時，對失職的軍事將領，聲色俱厲的點名痛斥，後並嚴刑懲處，充份的表現出大軍統帥的威嚴，這才使我體認到墨公在軍事上的成就，的確不是偶然的。

### 有是非感無名利心

五十二年，我奉命擔任中央委員會第三組主任，曾去向墨公請教，他即以人事公開、經濟公開、業務公開的三大原則，要我切實踐履，並說一切要待人以誠。我在三組工作十年，都一直遵循他的指示。在我的印象裏，墨公的確是一位中國傳統典型的洵洵儒將。墨公對黨國、對領袖的忠誠，對友軍、對同僚的信賴，以及對部屬、對晚輩的關愛，只要與他相處一段期間，便自然會產生這份感受與溫馨。

墨公一向身體健康，前年八月，因爲視力模糊，住進三軍總醫院，經醫檢查，診斷爲腦微血管栓塞，當時我幾乎每天下班後，都去醫院看他，他總是反過來慰問我說：「你太忙了！」這句話，至今還一直縈迴我的腦際。不料，住院一週以後，腦內情況惡化，竟致昏迷不醒，從此也就臥床不起。

這次病況轉劇，時已深夜，我去看他，醫師告訴我，當夜恐怕難於渡過，終於凌晨四時許即與世長辭了。自此我固然失去了一位經過半個世紀，一直愛護、勉勵和教導我的同鄉長者，國家也失去了一位畢生效忠黨國的元老，尤其是國軍更失去了一位默默耕耘的革命導師，能不同聲一哭！記得在墨公病後，有一次我向一位長者報告墨公病況的時候，這位長者對我稱道墨公的爲人：「有是非之見，無名利之心。」這兩句簡短的評語，對墨公的一生，真可說是刻劃得再好沒有。